

## 风情四月

□ 刘燕

一直很喜欢“风情”这个词，总觉得这个词，包含了太多的美丽与韵味，在我看来，花红柳绿的阳春四月，就很适合用这个词来形容。

四月的风情美在哪呢，在我看来，就美在那一抹抹和煦的春风中。四月天，清晨，推开窗子，迎着还未散去的一缕霞光，耳畔吹来只属于四月的微风，那风里既有清新的空气，更有新鲜的草木香和花香。有时还能听到早起鸟儿的鸣叫，仿佛在对人们叫嚣着，四月来了，四月来了，还不快去春游吗？风声，鸟声，共同组成了一首悦耳悠扬的“春之曲”，让人光听着就陶醉在这盛景悠然的春天。

“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芳菲四月里，不仅连春风美，就连

春水，也不同于四季般温柔。春水如诗，蜿蜒而下，潺潺缓缓，掬一捧春水在手，饮下，想起几千年前那位浣纱的西施姑娘，大概也会独爱这春水之美吧。在潺潺流水中，将轻纱飘于水上，让清冽的溪水浣纱，水边倒映着西施姑娘的美丽倩影，千百年来人们传诵着西施浣纱的美丽传说。在那个没有镜子的年代，真不知是春水成就了西施之美，还是西施成就了春水之清。

“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最能代表四月之美的，还属于那一朵朵只在春天盛放的美丽花儿。从代表早春到来的那一朵迎春花开始，桃花，李花，凤信子，栀子花，樱花，或黄或红，或白或紫，各种颜色，尽情装扮着一年一次只属于四月的独特风情。看那花下欢声笑语

的游人，脱去了厚重的冬春，换上了色彩斑斓的春装。那一个个奔跑的儿童，可不像一个个春天的精灵，用欢歌笑语来盛赞这人间四月的芳菲。

女作家林徽因曾经写过一首《你是人间四月天》的诗，诗中写道“你是一树一树的花开，是燕在梁间的呢喃，你是爱，是暖，是希望”，无不写尽了四月的美好与诗意。春光四月中，山坡上，水池边，到处是一片片如锦般碧绿的地毯，那是初生的小草的嫩芽。而那一个个放飞的风筝，更像是四月热烈地向人们奔来。

风情四月，就让我们携手种下一株幼绿的小树，也等于是种下一春的希望，种下年的下一个风情四月。

## 春夜喜雨

□ 吴春萍

入夜，刚上床不久，猛地被一阵劈里啪啦的响声惊醒——哦，下雨了！一夜春雨，也是一夜喜雨呵！急得一片片崭新的树叶儿“春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满眼满眼一望无际的绿，眉开眼笑地从四面八方铺天盖地地抢着钻了出来；一粒粒希望的种子也争先恐后地冒出了一瓣瓣生命的芽儿；还有那些花儿那些草儿，一朵朵一叶叶，微带一丝惴惴的羞涩，在清晨挂满了一颗颗晶莹欲滴的水珠，映衬得它们无比地娇艳青翠……

来势惶急的春夜喜雨，一连几晚劈劈啪啪地一阵猛下，不久就皱绿了一条条清亮如玉带的江河。于是，条条溢满春水的小河里便“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了；可真让人爽心悦目啊！

而让人爽心悦目的物事似乎还远不止这些。一夜春雨急来一江春潮，

什么都涨满了春天的讯息。看哪，春风又绿江两岸，沿一条长长的江河两岸，绿了萌萌青草，红了艳艳鲜花；春衫穿行的人们处处充满了春天的气息。

一夜春雨，春潮涌动神州大地。四周青蓝的群山倒影进一江碧绿的江面！于是，冬日里冷清的广场等地也热闹起来。周末，路过广场，就得下车推行了——有很多孩子成群结队地开始出来放风筝和玩耍滑轮等了……孩子们嘻嘻哈哈的笑声和着一位常年坐在江边长椅上拉琴的老人婉转悠扬的乐音，跟随春风一阵阵传递着生命不息的力量。

“春潮带雨晚来急”；但最急的恐怕还是那些庄稼人。俗话说：“一年之计在于春”，“春雨贵如油”！在黑黄黑黄的田地里，不停忙碌着正在躬腰播种、穿梭着来来往往肩挑背扛的人们……

## 春花五首

□ 姚三石

## 山茶

怒放彤云傲山茶，  
鸟语花香遍野崖。  
画卷春晨描不尽，  
飞香满树绽柔纱。

## 玉兰

兰香四溢晚风催，  
碧海新妆玉有辉。  
暗作清幽神采奕，  
银花点破化云飞。

## 杏花

红花似海涌波涛，  
看醉春风美盼娇。  
绚丽多姿游故地，  
翩翩起舞竞折腰。

## 桃花

宿雨含情润桃红，  
柳绿春烟透满庭。  
旧影容颜窗外映，  
青青草色笑相逢。

## 梨花

洁白素色扮春天，  
带雨梨花醉满园。  
变幻风姿独寂寞，  
玲珑剔透笑开颜。

## 诗二首

□ 赵崇稳

## 山里游

柳绿麦青油菜黄，  
正值山里好风光。  
桃花含笑凝春色，  
林鸟飞鸣绕耳梁。  
望眼碧空如水洗，  
怡神爽气犹梦尝。  
险崖张臂挽云舞，  
峻岭新妆伴客狂。

## 毛竹

连日劲升冲上天，  
尽情伸展笑开颜。  
人人惊美高出众，  
多少修行耐五年？

## 细雨杏花白

□ 潘新日

间滑落，洁白的花片翻飞着跌在水面上，引来一群小鱼闻着花香嬉戏。接着又是一片，不停地落，仅仅一早上，水面上飘满了带露的花片。

鱼儿开始上钩了，我一条条的把鱼拉出水面，偶尔也会把鱼钩甩到杏花丛中，拽下好几朵带蕊的花朵，我想，此时的鱼钩是带着花香的，鱼儿肯定爱吃。有时候，使的劲太猛，鱼钩和线都会被缠到花枝上，任凭我怎么拽都拽不掉，没办法，我只好爬到树上，折断树枝，在地上把线解开，才能接着钓。

邻家小妹也是爱花的，她个子小，也不敢爬树，就搬来椅子拣最矮的树枝掐，往往这时候我是最乐意帮忙的，我哧溜哧溜地爬到树上，把开得最密，开得最旺的枝条折下来，交给她。看着她把花枝插在玻璃瓶里，

摆在窗台上，陶醉地样子让人心醉。肯定的，她家的屋里一定会清香余韵。

老人们把牛牵到池塘边，牛把头伸进飘着花片的水里，咕咚咕咚地喝着，那份满足也只有上了年纪的老人们才读得懂。花香的早晨，一切都是那么甜美。

回去吃早饭的时候，我才发现全村子的杏花真多，家家户户都有，有的，把开满杏花的枝条都举到二楼的窗台上了，不用提，这家主人打开窗户准会迎来扑鼻的清香。也有的，长长短短的杏花枝漫出了柴门、土墙，花香在院外芬芳着。

雨再次落下来的时候，我们正在二楼上课，课间休息时，我们发现村里的杏花仿佛被水刚刚洗过似的，白的无暇，白的照人，那条被杏花铺就的出村道路上，细水不仅浇开了杏花，还浇开了大朵大朵的七彩伞花。



## 香椿初长成

□ 黎武静

今天中午的餐桌上，母亲做了今春第一盘香椿炒蛋，一把嫩香椿叶裹了四个鸡蛋，格外鲜嫩诱人，直吃得心满意足，齿颊留香。

老爸说这么好的菜，不喝酒怎么尽兴？于是佐一杯酒，自斟自饮。我在旁边只管大吃大嚼。酒足饭饱，才想起来饮水思源，问起母亲这香椿的来历：“这是家里的香椿？”母亲笑了，“不是，不是，哪是家里的香椿呀？”

说起家里这棵香椿树，是十年前的事了。儿时父母夸赞这香椿好吃，我只觉得味道怪异，不能体会它的佳处。看着东邻爷爷家的香椿树长得参天伟岸，隔壁的叔叔须得爬上屋顶才用铁钩扒得几片椿叶来吃，只觉

得好奇，为什么他们都这么喜爱香椿，我却品尝不出其中之妙？

一直到那一年，毫无准备地，我突然就吃出了藏在香椿里的香味，原来那怪怪的茎节咬上去有奇异的香，一口一口地香气撩人。幼时只闻得怪味便拂袖而去，如今大了才知世事不能只观浮华外表，静心品味方见庐山真面目。原来，是生命里必然的成长。

仿佛存心要成全我似的，东邻爷爷家香椿的一根叶蔓长到我家的后院里。母亲说：“不如我们也来种棵香椿树吧。”于是将小小一枝根芽移栽到院里，傍着小屋慢慢生长。刚开始时十分幼小，逢开春季节，父亲说：“摘把香椿来吃吧。”母亲必然第一个反对：

“这么小的树，叶子都让你吃了，还怎么长？”于是我眼巴巴看着那满树香椿叶，怅怅作罢。

年年施肥理枝，眼看着香椿一年年大了，母亲还是照例年年反对摘香椿叶，宁可整天跑到菜市场里买摘好的香椿。一来二去，弄得人家卖香椿的都认得她了，只要她往菜市场一转，人家必然招呼道：“今天也带把香椿回去吧？”

十年的时光如水东流，如今我看着家里的香椿树，亭亭玉立，窗边一片绿阴的清凉，就知道它已经成长为家中一员，有母亲掌勺，谁舍得吃它一片叶？